

百卷本

世界全史

SHI JIE QUAN SHI

名誉主编：周一良 林耀华 主编：史仲文 胡晓林

新编世界宗教史

(上)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新编世界宗教史

(上)

本卷书目

世界古代前期宗教史

世界古代中期宗教史

世界古代后期宗教史

世界中世纪宗教史

世界近代前期宗教史

(每册均由彩页隔开)

世界古代后期 宗教史

何其敏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广

装帧设计：王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世界宗教史/史仲文,胡晓林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11

ISBN 7-5078-1226-X

I. 新… II. ①史…②胡… III. 宗教史—世界 IV. K9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6260 号

新编世界宗教史 (精装上下册)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本 70印张 1512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

ISBN 7-5078-1226-X/K·41 定价:148.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直接向北京商学院印刷厂调换。

地址:北京阜成路33号 邮编:100037 电话(010)68417840 联系人:王存

历史自远古而来 文明向未来迈去

——百卷本《世界全史》总序

史仲文 胡晓林

世界是一个整体,虽然分为五大洲四大洋,却是山也隔不断,水也阻不断。

历史是一条洪流,凡人类的文明,都将汇入洪流之中,不论你是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还是美洲人。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区间内,西方人写的世界史,常常摆不好自己的位置,他们以历史文明的中心自居,写世界史主要是写西方史。而一些东方人如中国人写的世界史,又常常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开,写中国历史时便不问世界,写世界历史时又不写中国。

很显然,以西方为圭臬的世界史不是正确的世界史,不包括中国历史的世界史也是不完整的世界史。

有鉴于此,我们主编这套百卷本《世界全史》,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纳人类历史文明于一体,以史为本,以

绩为要，取精用宏，条分缕析，以期献给关心中国和关心世界的读者一部全新的体现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主要风范的历史著作。

一些西方人写历史，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们觉得西方文明最为先进，西方人对历史的贡献比别人都大。其实这是误入歧途。公正地讲，人类历史文明，就其宏观层次而言，只有文化模式不同，而无优劣之别。西方文化既不比东方文化更高明，东方文化也不比西方文化更优越。只是一味地自我感觉良好，是因为不了解别人。若非坐井观天，亦是夜郎自大。

正可谓，西方有基督，中国有孔子；西方有上帝，东方有佛陀；西方有数不尽的科学成就，中国有决定西方近代文明的四大发明。

人类历史上有三大宗教，有数十种影响巨大的民族区域文化。这些文明和宗教，并没有高下之分。任何一个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民族，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任何一种历史文明，都是人类应该共同继承和分享的宝贵财富。以科学技术而言，没有“四大发明”，固然会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莫大影响；没有牛顿力学，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同样也会令历史出现缺憾。以文学艺术而言，没有荷马固然是千古之恨，没有曹雪芹同样是千古之恨。以宗教而言，没有基督教的影响，西方的文明史无法想象，没有伊斯兰教和佛教，人类文明史同样难以想象。何况，任何一种历史性文明成果一旦生

成,就成为具有永久魅力的社会财富,不论是一本书、一幅画、一尊雕塑,还是一座建筑。苏东坡好读《庄子》,金圣叹好读《庄子》,鲁迅先生同样好读《庄子》,虽然他们各自的读法不同,但也因此可以知道《庄子》一书的历史价值。老实说,《庄子》固然是文中之瑰宝,但在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中,还有许多类似《庄子》,甚至超过《庄子》的文明存在着,如《圣经》,如《可兰经》,如《四书五经》。

人类的历史既然必定融为一脉,而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却又十分不同。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在历史的宏观层面,固然没有优劣之别,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又有先后之分。

以中西文明为例,自古希腊时代起,可以分为4个比较阶段。

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对比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是春潮秋月,双峰并峙。这两个时代,完全可以称之为人类古代史上的两段经典文明。西方近、现代文化尤其是思想文化固然可以从古希腊文明中发掘出自己一切思想文化的历史萌芽;中国近、现代文明也可以从春秋战国时代倾听到自己的历史胎声。

西方自中世纪始,即进入所谓黑暗时代,这个时代,约略相当于中国的汉唐宋元时期。这个阶段,西方文化出现历史断层,强大的罗马帝国成为四分五裂的封建小王朝群,昔日的辉煌,皆成梦境,西方落后了。东方特别是中国则更其强盛起来。中国的汉王朝,已经成为当时

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而中国的盛唐文明，更成为彼时最为先进的文化典范。直到公元十四五世纪，中华文明，至少在其现实性上，依然独领风骚于世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

西方自文艺复兴时代起，开创了崭新的文明时代，而中国至迟自16世纪开始，日益与西方拉开距离。西方日益强大，中国日益落后。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大约500年间，重大的科技发明权，几乎统统属于西方人。中国虽有几千年文明史，但在这500年的史册上，记录下的却是一个屈辱加上另一个屈辱，一个失败又加上另一个失败，以至到了19世纪中叶，区区几千人的英国舰船就可以打败拥有几亿人口的大清帝国。后来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所谓八国联军，国是不少，但有几个兵，几门炮，几支枪，几匹马？然而，西太后却已惊慌失措，大清帝国已是气息奄奄。

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国家固然更加强大，东方国家却也衰极而返。东方文明开始觉醒，开始壮大，开始繁荣，开始奋进。值此世纪之交，世界文明已呈现出多元状态。西方人独领风骚的时代即使未曾全然逝去，至少已经力不从心。形象地说，西方人固然在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依然领先于世界，但其发展态势已经不如东方。西方文明好比午时的艳阳，虽然无比炽烈，但继续发展也难；东方文明恰如早晨八九

点钟的太阳,潜能十分巨大,前途尤其光明。

但要指出,不同历史区域的民族文化,其发展速度虽有先后,它们所遵循的历史方向却只有一个,发展规律也只有一个,所谓多种模式,一个规律。多种模式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创造性;一种规律则反映了人类历史的必然性、统一性和不可逆转性。

正因为有多种模式,才会产生共鸣效应,西方有油画,中国有水墨画;西方有交响乐,中国有丝竹乐;法国有卢浮宫,中国有故宫;美国有摩天大楼,埃及有金字塔。倘若只有一个模式,从东走到西,全是一种风格,一种情调,一种颜色,一种类型,虽然整齐划一,不免僵化若死。

正因为有一个规律,才会产生必定效应,即,凡是先进的文明必定取代落后的文明。电灯一定战胜油灯,然后取而代之;汽车一定战胜马车,然后取而代之;大学一定战胜私塾,然后取而代之;天足一定战胜小脚,然后取而代之。哲人有言: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其实,文明也没有国界。凡是先进的文化,一定取代落后的文化,任你什么力量,也拦挡不住,它们必然会成为人类的共有财富。何况说,21世纪必然是产业国际化、市场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管理规范化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首先要呼唤和造就新的文明,呼唤和造就一代新人。

但要多元化,在不同文化模式之间,既会相互交融,相互碰撞,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又会在新的层次上,保

存各自的菁华,各自的特点,各自的优势和各自的风格。

唯其如此,人类文明才会更其风姿摇曳,生气勃勃。

回首 20 世纪,中国人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苦难,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果与业绩。

中国人既要倾听世界的声音,也要对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前途。未来的中国必将与世界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文明,从而也使自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站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将这样一部书稿奉献给炎黄同胞,奉献给海内外同仁,算是我们献给 21 世纪的一份礼物。

历史自远古而来,文明向未来迈去;

了解昨天,为了明天;

读《世界全史》,为的是人类的未来。

1996 年 8 月 29 日于北京莲花河畔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公元前后的 1500 年作为一个时段,展示了一些古代国家宗教确立的历史地位,一些新的宗教粉墨登场、日益强大的历史画卷。马其顿托勒密王朝与罗马帝国的侵入和统治,给古老的埃及国家宗教带来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悠久的琐罗亚斯德教在一度受到重创之后,于罗马统治时期又重新活跃起来。婆罗门教在统治者的宽容善待之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古老的犹太教通过宗教经典《塔木德》,将自己的基本观念和礼仪定型化;产生于沙门思潮的佛教,在经历了艰难创业与多头发展之后,借助大帝国的强大国威向东南与西北方向传播,并形成了南传和北传两大佛教系统,其中佛教传入中国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公元前后出现的基督教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一步到位”进入了世界宗教的行列;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道教经过长时期的酝酿,此时从下层民众的民间教团、农民起义军逐渐分化变革,转化为官方宗教。古代后期的世界宗教以不同的宗教文化为中心瓜分着世界的版图,与后来的伊斯兰教一起大致奠定了各地区的文化传统和宗教面貌。

目 录

世界古代后期宗教史

一、概 述	1
二、古代各民族宗教的命运	8
1. 正统与非正统的印度诸教	8
2. 埃及宗教	15
3. 罗马宗教	17
4. 琐罗亚斯德教	20
5. 摩尼教	22
6. 失去家园的犹太教	25
三、在嬗变中走向世界的佛教	43
1. 大乘学说的兴起	43
2. 佛教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进一步发展	52
3. 佛教在中国的急剧发展	58
4. 佛教文化艺术	73
四、世界性帝国与世界性的基督教	79
1. 基督教的孕生土壤	79
2. 耶稣与基督徒社团	85
3. 政教关系三阶段	94

4. 统一教义、制度化与早期异端	100
5. 早期基督教艺术	108
五、中国道教	113
1. 百溪汇川	115
2. 分化瓦解	124
3. 南北朝的道教	135
4. 佛道的斗争与融合	147

一、概 述

公元前后的几百年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涌动着一股将政治制度与大区域经济相结合的潮流,以便对社会经济更大范围地实施管理。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只要有些实力的国家或城邦都争相获取对某一区域经济的控制权,在此过程中,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结构便出现在世界几大文明发源地的版图上。在西亚地区,有亚述——巴比伦君主国;称雄一时的波斯大帝国的版图曾东至印度河,南有埃及,西至小亚细亚;兴起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希腊王国曾一度统治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广大地区。强大的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北部边界曾达到现在的英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地,东边达到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南部包括非洲的埃及、苏丹北部、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西部则面临大西洋。在南亚次大陆,先后有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以及大月氏人的贵霜帝国统治着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在中国则继群雄逐鹿之后崛起了第一个封建制大帝国——秦王朝。

一般说来,各大帝国所关注的地区多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走廊”地带,各实力强国争先恐后地争霸于这些地区,更加剧了这一时期和这些特殊地区的社会变迁与频繁的社会流动,从而使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日益密切,这就为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比较与选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时机；而强权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统一控制，也把一些固有的地区性文化和民族性文化置于文化大冲撞的态势之中。

有些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枢纽时代”，认为人类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精神的突破产生了人的存在的自觉，形成文化的整合并“固化”了各大文明的某些独具的特色。尽管某些人对此观点持保留态度，但这种说法确实抓住了这一时期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无论是在交通便利地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颇富戏剧性的文化圈里，还是在印度、中国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内，无论平民、思想家，还是统治者，在此颠沛流离之际，文化与社会重组之时，都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曾虔信的宗教信仰，把传统的意识形态对于世界的解释推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国家（政治）范围和文化范围。尽管这种“世界”在当时的人们心中不过是其所属帝国的有限范围，但帝国的出现以及帝国对于行政区域的重组，毕竟为人们认识世界打开了更为宏大的视野。

对宗教信仰徒来说，大帝国的迁徙变动，以及一些帝王将其强权扩大到全世界的行动，不仅仅使他们积累起新的社会历史经验，而且也使他们获得了依照此类形象从事宗教创作的新材料。神的观念开始以权力最大的帝王为榜样，一些原生性宗教的神灵或是上升为民族共同体中统摄诸神的至上神，或是如其信徒一样为其他宗教所吸收，沦为神性极有限的神灵。然而在“枢纽时代”问世的创生性宗教，从一开始就通过把自己的神灵定位于世界主宰的地位而使自己占居较高的地位。这股文化潮流汹涌澎湃，在其驱动下，诞生了融合多民族宗教信仰而又特色鲜明的基督教，孕育了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改造着古代的佛教和犹太教，完善了中国的道教；同时，这股文化潮流又荡漾了许多不

合乎时代需要且丧失民族载体的诸多原始的或古代的宗教。总之，这股文化潮流在改变许多民族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许多古代宗教的命运。

公元前1千纪末期到公元1千纪中叶，是一些古代国家宗教确立历史地位，一些新的世界宗教粉墨登场、日益强大的时期。

起源较早的琐罗亚斯德教、婆罗门教、犹太教等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组织机构，跻身于世界宗教的行列；而起源于古代后期的佛教、耆那教、基督教、道教等，则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迈步成为各帝国的国教，以其形形色色的主干和支脉绵延至今。虽然这些宗教大都是根源于某一特定民族及其国家的古代宗教，但基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以及人的意识活动日趋复杂化，这些宗教都日益强调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些问题，诸如人世苦难的根由与解决办法，善与恶的来源、性质和结果，以及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关系等。这不仅使它们在社会变动与文化重组的氛围中更加贴近民众，而且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线，具备了成为世界宗教的可能性。

在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地区，马其顿托勒密王朝与罗马帝国的侵入和统治，给古老的埃及国家宗教带来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外族的君主取代了昔日法老王的神圣地位，成为国家宗教的崇拜中心和维护对象。托勒密王朝继承埃及法老的传统，实行笼罩着神光的君主专制，托勒密一世自居为神化的国王，鼓励臣民对自己的崇拜，并自号为“救主”。托勒密二世即位后，首先把已死的国王尊为神，下令全国进行崇拜，在神庙中为国王和王后安排了特殊的礼拜仪式。在宗教观念和行为上，埃及的祭司们虽然深受希腊和罗马的影响，但古老的

埃及文化对希腊——罗马世界的影响更为巨大和深远，它的许多神话传说与宗教观念都在基督教中得到保存和发展，并构成基督教神学和习俗的某些重要因素。

历史悠久的琐罗亚斯德教是波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流行于古代波斯（今伊朗）及中亚等地，在波斯进入希腊化时期并一度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在罗马统治时期又重新活跃起来。琐罗亚斯德教的诸神之一米特拉神（太阳神），曾一度成为地中海地区普遍信仰的对象。在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创建后，琐罗亚斯德教盛行于中亚各地，并取得了国教的地位。琐罗亚斯德教在公元1千纪中叶传入中国，其崇拜之神在南北朝时期被称为火祇神，曾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朝统治阶级的支持，其教阶制在中国汉地演化成祀官制度。古代后期是琐罗亚斯德教重新振作、兴盛的时期，并对这一时期新生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与摩尼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善恶二元论对形成基督教的原罪论、尘世邪恶论、自由意识论、末世论和拯救论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的婆罗门教，在经过公元前150年前后的复古运动以后，曾一度衰落。这一时期佛教虽被确立为印度的主要宗教，但婆罗门教仍受到统治者的宽容善待，从而使之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婆罗门教徒编写了许多文学作品，其哲学部派和宗教仪式也逐步完备。在4世纪笈多王朝崛起后，婆罗门教再度复兴，达到空前的繁荣，并在此前几百年积累的基础上完成了婆罗门教及后来的印度教的基本法规的编撰工作，不仅《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形成标准的文本，而且婆罗门教的哲学也得以系统化。然而在此过程中，古老的婆罗门教嬗变为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从一个只属于某一特定地

